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杨蕙菱
□美编：王万礼

寒寒有理

赵宾，女，1970年生，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，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，感悟颇多，常思述之与人，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和朋友们分享快乐，分担忧伤。

年龄偏差

那天，科室收治一位眩晕女患者，头发花白，目测约70多岁，穿一件大妈最常见的酒红色、碎花、宽松外套，双眼紧闭，表情痛苦。送她前来的男同志穿着蓝色夹克，腰板挺直，看上去50多岁。任谁，第一眼都会以为是儿子送老母亲看病，填写联系人时问：你是老人家儿子吧？男同志嘿一声，连连否认，申明是家属，但看他并不吃惊的样子，想来已不是第一次被旁人误会。

第二天查房，特别留意这对夫妻，知道了他们是姐弟恋：女人68岁，病情好转，不像先前那样焦虑痛苦，面部舒展开来，面容还是符合年龄，只是白发数量有点混淆是非；再看男人，满头黑发的发根全是白色，面貌也有60岁男人的沧桑，只是染发和身段掩饰了年龄。当时对他俩年龄的判断，一个多出几年，一个少了几岁，就把夫妻尴尬成母子。

当医生，总会有病人问你的年龄，但他们一般不会选择开放性提问：赵医生，你多大岁数啦？而是喜欢评估后限制性提问：赵医生，你怕有50岁了哦。这是正常判断，但总有些时候让人抓狂，比如那天遇到位大妈：医生，你有点年龄了吧？

嗯。

怕有60了吧？

嗯。

要退休了吧？

嗯。

大妈走后，心情极度不爽。是女人就不喜欢被别人说老了，虽然有时候需要借助年龄优势，那也只能自己说老了，然后听别人一阵“不老不老”的反驳安慰之声。又是照镜子，又是自拍发朋友圈，人大概对自己最怜惜最宽容，咋看都顺眼，哪像花甲之年呢。于是朋友们纷纷留言：大妈眼神有问题，大妈是希望遇上位老医生……

所以，对于年龄的判断很容易出现误差，姑且称之为年龄偏差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，任何结果都有两方面的原因：内因和外因，年龄偏差也不例外。内因就是包括你音容相貌、举止言谈、穿着气质等自身因素；外因就是别人的眼光，是他人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判断标准。一般来说，出现年龄偏差，如果把你的年龄判断偏小，你也会把这归于内因；把你的年龄判断偏老，你习惯归于外因，比如赵医生就坚信那位大妈眼神不好。

虽然归外因心里会舒畅些，但是容易让人麻痹，忽略自身的改变，当不止一次被别人说：赵医生，你快退休了吧。我觉得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。暗自对比几个同龄人，发现咋一看她们比我显年轻，再一看，好像大家也差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眼看到的是整体形象，第二眼开始就有了很多细节。中年以后的女人，就像行走在傍晚时分的徐娘，须得几分朦胧，隔着些距离，才有可能被误作妙龄。

想来赵医生被误判六旬老妪，大抵有以下原因：

1、不施粉黛。年轻时自惭姿色平凡，妆后颜值提升不明显，又觉得化妆颇为麻烦，就干脆放弃武装，素面朝天，反正不靠脸吃饭。其实化妆可以极大改善肤色肤质，修饰眉梢眼角，特别是最后红唇一点，可以挽回好几个春秋。无奈我惰性已成，下不了决心购置整套装备，以及花费时间精力去实施，偶因某些场合被化妆，反觉十二分不自在，直到洗净脂粉方觉自然。都到了如今年龄，也只能任性到底了。

2、不染白发。赵医生长白头发的时间和数量，其实非常符合年龄，并不早并不多，只是它们长的位置不好。别人中年是鬓微霜，而我的白发集中在发际线的次高点——双侧额部，先锋部队白了些许，容易让人产生误判。总是想起年少时看神雕侠侣，杨过和小龙女分离，杨过黯然神伤、华发早生，额角垂下的一绺白发。

为什么不染发？首先，医院工作看太多癌症患者病痛凄惨，实在害怕染发剂不安全。其次，这个社会有点势利，太多特权和规矩对老百姓有压力，然而年龄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。比如康熙皇帝举办千叟宴，那一天皇子皇孙都要给老人敬酒。所以，我不染发，是希望岁月赋予的特征，在某些时候给我带来方便。

当然，倘或继续列举，还有很多被旁人误判年龄的原因，比如穿着休闲、体型微丰，但这都是不熟悉我的人的第一眼印象。如果多看几眼，你会发现，赵医生精力充沛、反应机敏、谈吐风趣，咋看都不像六旬妇人，你就知道自己的错误有多大。

找到了原因，是否需要改变呢？思量了一下，爱美之心人皆有，还是要做点努力：这年龄学化妆，无异于老了才来裹脚，还是算了；白头发必须得染染，不过等再多一点，要尽量控制次数，减少不安全因素；身材要保持，体重必须控制；穿着要讲究一点，不能老是运动鞋休闲服，套装裙子换着来。

好了，我不贪心，希望不熟悉的朋友遇见我问：赵医生，你50岁了吧。

落幕的老屋

□艾雪

老屋　（郝良　摄）

再度回到老屋，已近而立之年。荒草霸占了小径，墙面刻上了裂痕。枯叶在青苔的簇拥下铺满了院落。这里的一砖一瓦，都印着我成长的痕迹。在日复一日的更迭中，昔日的繁华已落下了帷幕。花开花谢，幕起幕落，独留百年老屋在潇潇风雨中深情凝望着远方。

外婆家的老屋，承载着我幼年时最美好的回忆。曾经，每当下雨时，我会将双手合在一起，仰起头，等候每一滴从房檐落下的雨水，看它们不紧不慢地跳入我手中，然后迸溅出一朵朵晶莹的水花。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们会在院子里乘凉，外婆说指了月亮会被割耳朵，我吓得蒙着耳朵睡觉。我想：把耳朵藏进被子里，月亮就割不到了吧。

院子里有许多小朋友，有位门牙漏风的哥哥，总习惯把“雪雪”说成“缺缺”。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大簸箕，我们一群孩子喜欢坐在里面玩“123木头人”。簸箕旁偶尔会走出几只高傲的公鸡，曾经，为了做鸡毛毽子，我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地跟公鸡大哥商量过好几次，可它丝毫不给面子，甚至跳起来啄我们。

干枯的落叶在我的脚下，发出“咯吱”的响声，曾经偌大的院子，而今却无落脚之处。听家中长辈讲，我刚学走路时，迈着蹒跚的步伐，摇摇摆摆地在院落里追赶鸡鸭，外婆兴奋地喊着：“会走路啦！雪雪会走路啦！”话音刚落，我一屁墩摔在了地上，外婆赶紧扶起我：“没关系，雪雪继续去追那只‘咕咕’吧，晚上吃鸡腿腿。”我东倒西歪地努力前行，没走几步，突然被一块小坑绊了一跤，扑通一声摔倒在水泥地上，正准备自己爬起来，可能是觉得有点疼，抬头看看外婆，外婆正焦急地从台阶上跑过来，我便顺势躺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外婆紧张地抱起我上下打量，确定没有受伤后，伸手拍打着凹坑：“打你这个坏蛋，绊倒我们家雪雪，打你！打你！”看着外婆滑稽的动作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

我最害怕的就是院子西北角的那户人家，因为她家养着许多凶狠的大白鹅。白鹅跟我差不多高，经常伸长脖子追着我满院子跑。

有一次，哥哥去上学，我非要跟在后面。为了甩开我，哥哥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院子。我尽管腿短，但也拼命迈着不太利索的小碎步追赶着：“哥哥，等我……”“你快回去，不要追啦！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哥哥站在远处，想走又担心我摔倒。我哪里肯放弃，带着哭腔依然穷追不舍，直到追到了院子西北角。一群大白鹅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院子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上，想起往日被驱逐的惨痛经历，我有些胆怯，但哥哥就在不远处，我即将追上了。“试一试，冲过去，加油！”暗自坚定信念后，我笃定地朝大白鹅走去。

一只白鹅率先发起进攻，它挺起粗壮有力的脖子，“嘎嘎嘎”地向我示威，我毫不畏惧，扬起右手准备拍它，用力一甩，没想到它竟灵巧地躲开了。它不断调整脖子弯曲的幅度，准备跟我大干一场，我也毫不示弱，打算一决雌雄。“战事”到了最惊心动魄的时刻，谁知，几只白鹅居然从左边包抄过来啄我胳膊。我刚想后退一步，突然，右边也传来“嘎嘎嘎”的声音，后面的白鹅更是扑腾着翅膀，跃过同伴的脊背向我飞来。“妈呀，飞起来比我还高！救命啊！”我吓得转身拔腿就跑，“完了，完了，救命啊！呜呜呜……”一路边哭边喊，连滚带爬。此后，院子里有了这一大群“门卫”，外婆再也不担心我偷跑出去了。

后来，流年暗转，光阴偷换。老屋渐渐蒙上了尘埃。那位门牙漏风的哥哥早已换好了新牙，角落里的簸箕已失去了踪迹，再也没有大白鹅追着我狂奔，再也不会有慈祥的外婆等候在炊烟袅袅的老屋前。天空中又架起了雨幕，落在眼中，落在地上，也落在心里。“姐姐，你看——屋檐水！”妹妹兴奋地跟我分享。晶莹的雨滴在她手中跳跃，溅起的水花模糊了我的往昔。

时光的洪流滚滚袭来，徒留落幕的老屋，在时过境迁中独自老去。